



王春林 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

平日里也知道春林有长篇小说“阅读劳模”之誉，但说实话更多时候也只是将此作为一种笑谈而已，并未当真。这次为春林做了点小统计：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则更上层楼，达到17部，以每部作品平均25万字（大都超过）计，平均年阅读量至少在500余万字左右，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部著述中所收录的33部长篇小说一定不是他阅读过的全部作品。或许是一种巧合，本人这两年由于为《文汇报》撰写“第三只眼看文学”的不定期专栏，阅读也差不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春林在这两部“论稿”中评说过的那33部长篇小说我虽都知道，但正好有半数完全谈不上细读。自以为本人还算是一个勤劳的读者，但在春林这个“劳模”面前，的确只能是相形见绌。如此这般，又有何能得以往评春林的两部大作？只能限于“片言”而已。所谓“片言”即本人以下评说仅限于自己同样细读过的那些个长篇，否则就是妄言。

先离开春林的这两部新作，说点并非是完全题外的话。本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与文学评论亲密接触的，那恰是一个粉碎“四人帮”后而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代，包括文学评论。因此，那时文学评论的主题词就是批判以“假大空”为核心的“阴谋文艺论”而回到文学批评自身。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回归”后，业界人士又发现，

在诗歌写作貌似无门槛、诗歌的标准愈益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今天，诗歌文本的成败优劣以及诗人天赋的有无、才情的多寡和境界的高下，依然是一种客观分明的存在，并不会因尘世的纷繁、喧嚣、混杂而消解了应有的界限。诗人因其作品而存在。文本摆在那里，成为批评的依据。

方严向我们呈上了他的诗集《山水诗笺》，全书分为“山水”“长夜”“望天”三辑。书名中既有“山水”，第一辑又名为“山水”，可见作者对“山水”的重视，亦见出“山水”二字之于这部诗集的意义。《山水诗笺》又向我们勾勒出了怎样的山水形态呢？希图诗人像摄影师那样对自然外物做出逼真呈现的人，面对方严的山水诗可能要感到遗憾乃至失望了。因为方严对于依葫芦画瓢地描摹山水不感兴趣，他实际上是在借山水说事、借山水抒情、借山水言爱。刘彦和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文心雕龙·神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方严的《山水诗笺》。正可谓：醉翁之意不在山水，而在于一方山水所激荡起来的情思与爱意。且听方严的咏唱：“如果你愿意从早晨的日光曲/听到月夜的小夜调/我愿伴你一路颠簸去往天涯海角/看着海风中摇曳的无数的风帆。”（《天涯海角》）“今夜在重庆北/月光放大了我的影子/把情诗还给星河/把希望还给枯枝/把你的小手再还给你。”（《今夜在重庆北》）这些从诗集中顺手拈出的诗的片段，已足以说明方严山水诗的风格特点。与其说它们是山水诗，不如说它们是爱情诗。山水只是标签，而言情才是实质。

方严的诗并没有在横山范水上下功夫，

“太平城”真的很太平，那里都没有真正的人类，仅存人类的脑波意识。陈四百发表于《北京文学》第8期上的短篇作品《太平城》，是一部涉及科幻背景的情感类小说，它描述了一个发生在现实世界与高科技城市并存时空中的爱情故事。

陈四百是位非常懂得叙事节奏的作家，她在这篇小说中以独特的男性视角建构叙事，也可见她对两性心理的深入而自信的把握：小说始终围绕男主人公“我”对女友杨远樱爱的心态变化而发展：从记忆开始——希望复合——女友去了太平城——犹豫不决——受柳小尔刺激——追寻——精神对话——模糊记忆——回到现实后空虚并永失我爱，小说全篇都表现出十足的动力。尤其是四百惊人的想象力，她构建出一座太平洋底的高科技之城，突破性地加入了神秘而科幻的城池背景，让人一路紧随一寻到底。而精彩动人之处更在于，四百只是借用于科幻手段，展现关于精神意识永存的构想，小说中始终关注的还是“二人的情感命运是否还能重组”，母题之源始终未被越位、关于情感追寻的线索始终未断。

小说情节上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我”去太平城之前，自卑和希望重归于好，“我”对杨远樱的悔和追回的冲动是上半部分的基础；“我”去太平城之后，在人工智能的科技世界中，尝试与杨远樱2.0精神交流，却依然无法解决过去的老问题，精神代替不了肉体，终究无解回到现实、永失我爱。

这篇小说初始阅读起来是轻松的，琐碎的二人世界语境，嬉笑怒骂，一看就是在写爱情，然而随着男主人公充满诙谐和

“回”虽确是“回”了，但又“回”得未免过于单一，虽也是就文本说文本，但多是清一色的所谓社会学批评，而即便如此也不完全，准确地说更多的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这也就滋生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关于对文学评论多样化的呼唤和对文学批评方法论问题的大讨论。于是本土的、外来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批评新观念、新方法纷至沓来，虽良莠不齐，但人们的视野毕竟打开了许多，评论者笔下可使用的兵器也丰富了许多。经过这次方法论问题的大讨论，据本人未必准确的观察，文学评论在方法上的丰富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从大的路数上似仍可划分为两大“阵营”。其一，紧贴着文本评文本，但其特点则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观察的视角与评说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是丰富了许多；其二，虽名为评说某部具体作品，但其实际则是将其作为陈述或张榜自己某种文学主张的例证，而作品本身与那种文学主张则未必十分吻合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如果本人的上述描述与划分大抵不谬的话，春林的长篇小说评论显然属于那种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展开批评的一类，而对作品的评说又是紧贴着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逐一展开，并非那种先为之戴上一顶理论大帽然后生硬地进行套装的那类看了上去貌似深刻实则失之空泛的评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妨简略地解剖一下他的两则评论。

比如关于李洱的《应物兄》。这部最终荣膺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出版伊始即成热点：一是创作过程耗时长达13年，二是体量长达80余万字，三是内容十分丰饶，四是各种评价众说纷纭。面对这样一部“现象级”的作品，春林的评论也长达三万余字，尽管他将这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定义为“是当下时代难得一见的一部优秀‘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但全篇评论则是紧贴“权力”与“资本场域”这两个关键词对知识分子的绑架与扭曲进行细读与解剖。身为作品主人公的应物兄是学界即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当这位“不仅学富五车，而且在学界乃至更为广泛层面都有着

方严《山水诗笺》

激情的山 爱恋的水

□杨志学

而以抒情言志为旨趣。时下诗歌写作中叙事之风比较热烈，而方严的写作似乎并不为时髦、时尚的东西所左右，依然我行我素地抒情言志，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可从中见出他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情结来。实际上，这部诗集的感情传达并不局限于爱情，比如还有父子情：“此时父亲肩扛装满砂土的重装/正在溃堤之处，守护山河，守护家园。”（《父与子》）还有祖国情：“我多想我是青青的禾苗/在强盛的中国/在丰饶的土地上。”（《祖国颂》）还有其他人生情感等，也在诗集中得到反映。

但爱情的表达于方严这部诗集来说无疑最为典型，也最能体现方严的抒情特点。有的诗，看上去好像不是写爱情的，而是写人生体验的，但读着读着，就发现爱情的元素。如《老去的江湖》起笔写道：“江湖已老，男人也老。”让人感觉作者想要表达一种云淡风轻的散淡心态，但读到诗的结尾：“女人入怀，江湖上多了一些绝响的爱情。”发现作者绕来绕去，又绕到爱情上了。是的，主人公被爱情击中，有欢乐也有痛楚，他似乎想要写尽爱情和人生的酸甜苦辣：“你递来的葡萄被我一口吃下/不管多酸，笑着说是甜的/多像是顾不上一切也要拥抱的两个人的爱啊/在没有相爱之前，

葡萄没有甜味。”（《葡萄》）“不加糖的咖啡/蕴含了我对你太多的思念/摇下与你的一些甜味的回忆/在寂静漫长的秋天里/解一解我这一往情深的苦。”（《苦咖啡》）前者写跌入爱河的恋人，品尝到了爱情的葡萄般的甜味；后者言爱情带给主人公的“一往情深的苦”——相思之苦，以至于他要去喝“不加糖的咖啡”，目的在于以毒攻毒，以苦解苦。

可见方严爱情诗的不同味道和色调。比较典型也值得关注的还是《梵净山的钟声》这首诗。通读此诗，我们感受到诗里的主人公也像千千万万个凡人一样，常常为世间事所困，想忘而终不能忘掉。烦恼无奈之际，不如到山水中走走，去听听梵净山的钟声吧。第一节，主人公“带着仰慕”进山，但他首先关注的不是严肃的经文典籍，而是在风吹拂下活泼可爱的“树叶和草木”，因为它们会“送上好心情”。但这“好心情”也许将到未到，也许转瞬即逝，使人的心情很快发生逆转。随着脚步的攀登，“踏进云雾的故乡”，让人陡感神秘莫测、路途迢迢曲折。“远征的船”和“漂流瓶”是两个不同的意象，前者象征有目标的追寻，后者指向不确定的抵达。而它们的相继“破碎”均暗示追求的失败或失望。绝望之际，“山上钟响二声”，似让人警醒。而“自开自醉的乔木

陈四百《太平城》

珍惜现世的爱

□胡嘉

自嘲的语调，我们逐渐看到了两人之间的现实问题，展现的都是当下男女，尤其是大城市中男女的情感和生存困境。陈四百以男主人公杨阳的视角进行叙述，将一个当代社会中不太负责任而其实内心也极度渴望爱的男性形象展现得通透立体，然而因此，我们也更为客观地见证到女主人公杨远樱的不易：她的独立、冷静、理性、爱的单纯，希望早日有个家……她其实非常纯粹，拥有果敢和脆弱的一面性：面对分歧和困境时她明白只能靠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当被包围时她是只享受宠溺的小女人……她希望杨阳如一的陪伴，两人好好过日子，可他却不成熟，她只好选择自己的路，去太平城底保续自己的精神意识，不再痛苦地活着。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男主人公“梦”到杨远樱的那一段，他见到摆成π型的杨远樱时，回忆起晨间的亲吻，一连串亲密的爱称，是每个在爱的人都能感受到的日常片段，让人动心动情、饱含温情的热泪，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读来对女主人公充满了“心疼”，尤其读完全篇后，心情会由最初的调侃好笑变得难过而沉重，并让人不断回想，杨远樱这么好的一位姑娘，却自己选择了永远地留在太平洋底，她终究是

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的确罕见。首先是在篇尾细致列出的多达47部（其中包括两部影像资料，其余均为图书作品）的本书参考资料……在一部长篇小说中，看到‘本书参考资料’的专门罗列，邓一光的这部长篇小说，乃是第一次”；“而从写作技术的角度来说，能够把这些具有突出史料性质的东西，令人信服地编织进一部想象虚构性质同样非常突出的长篇小说中所充分考量的，正是邓一光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构型及整合能力”。与此同时，在“纪实性史料的穿插方面，（邓一光还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对诸如海明威、张爱玲、萧红、许地山、戴望舒等一些作家在小说中的想象性处理”。接下来，春林又细致分析了作家对“众声喧哗、堪称杂多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如何设定……凡此种种，春林在这篇两万余字的评论中，尽管从历史考古学、纪实与虚构关系、叙事学、心理和社会历史分析等多学科、多角度对《人，或所有的士兵》进行了分析与评说，但无论作何分析评说，也姑且不论评说的是非与否，春林细读文本贴着文本进行评说的这个特点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说实话，春林对一部作品具体评说中的某一点具体判断我未必完全认同，有的甚至还是完全相悖，但这并不重要，所谓见仁见智也是。换言之，就作品评论而言，比之于“仁”或“智”，我同样看重的是“见”。“见”即文本、即细读，离开文本、没有细读，其“仁”其“智”都未必确切，甚至走向荒谬。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的确读到了不少名为具体作品评论，但实则远离作品甚至曲解作品的“高论”。我不理解的是，既为“高论”，其实完全可以独立地著书立说、自成一体，又何必硬要绑架一位名家与一部名作呢？这种状况究其缘由，我想要么是论者自己的不自信，要么便是没有认真地读原著，前者是能力不足，后者则是学风不正，而无论哪种都要不得。立足于这样的背景，再来反观春林的两部“长篇小说论稿”，就见出其学术与学风价值之所在，所谓“阅读劳模”之誉也并非浪得虚名。这个“劳模”不仅是阅读量之高，更是阅读质之细之实。



杜鹃”又展示了生存的另一种状态，激发出“我尽管慢慢欣赏”的心理。随之，呼应着钟声的“鸟鸣的声音”进入双耳，算是“安放了深重的灵魂”。接下来，从“钟响三声，每缕微风都带着醉意”，经钟声的多次敲打，直到“钟响九声”，此时“流水回头，在云朵里生，在山峰上落”，象征着涅槃，宣告了重生，给觉悟者带来“一路狂奔”的喜悦。值得关注的还有诗的结尾：“在密林间，小声地为你读一首诗/之后，缓缓下山。”从章法上看，这是钟声的余韵，也是诗的余味。而从诗的主旨意蕴看，以“为你读一首诗”作结，喻示着诗乃最高境界之所在，也是心灵的最好的解药。

细读《梵净山的钟声》一诗，我们不仅看到一颗心从矛盾挣扎到开悟解脱的过程，而且看到了一位诗人挑战诗歌难度、追寻形式高度时捧出的果实。

陈四百《太平城》

珍惜现世的爱

□胡嘉

离开了纷繁的俗世，去到了她想要的精神世界，可即便是她的脑电波被理性地存储了，即便是她的肉体还在，但是她的精神和肉体不再合一，争吵的痛苦、恋爱的欢愉、内心的撕裂、简单而平凡的温馨……活生生的情感全都消失了，明知地活着，却是实际的消亡，真是愈加让人悲伤。所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时空，相信人对爱的渴求永是不变的，陈四百赋予杨远樱的选择或许是属于未来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而反观当下，陈四百通过杨阳最后选择告诉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即使充满悔恨的痛意，去承受和感知吧，承受那没有珍惜的痛苦，感知空虚和寂寞，这是因果，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了男女主人公，三号人物柳小尔的形象其实非常重要，她在陈四百的小说《多情即长生》中曾是女主人公，她代表的是一位不断成长、具有独立精神气质的女性形象。在《太平城》中，柳小尔以杨远樱闺蜜的身份出现，她代表形象和立意依然，没有柳小尔就不会有杨远樱的出走，可想是她鼓励杨远樱要作出自己独立人格的判断，选择自己想要的生

活，而不去做男人的附属品。在“我”眼中，柳小尔是个“可恨”的女子，但实际上，柳小尔确实早把“我”看得透彻，认知犀利准确：第一次“我”在相亲时的偶遇对话，要不是柳小尔的激将，“我”是压根不会真得去找杨远樱的；末一次“我”再见到她，她保持对“我”是骗子、懦夫、巨婴、妈宝的判断，因为“我”没有勇气选择真的留在太平城陪伴杨远樱，从而证明了“我”对杨远樱不是真爱、还是很自私的。相比之下，柳小尔是更自我的，她充分认识自己的所需，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她尊重精神需求，即她希望每个人于精神上按自己的想法去最好地匹配到位，选择愿意超出外界和太平城的沟通工作，比如对杨远樱，她支持对方找到自己的精神立足点，她仿佛是个未来世界的人生赢家，往来穿梭于各种门路，能做自己的柳小尔，或许这是陈四百想要表现的理想的女性形象。

这是一篇值得反复回味的小说，陈四百于科幻的细节上很多奇妙的建构和脑洞，如随杨阳进入太平城的视角带入其建筑特征、运行方式，AI小帽机器人的功能等。此外，陈四百于语言表达上包裹着幽默、诙谐、自嘲和深情，尤其人物的对话都很干净、到位，分别体现出杨阳、杨远樱和柳小尔三位人物的鲜明特点。陈四百至今还做着影视编剧的工作，她善用镜头语言，很多场景描写本身就表达出一种氛围和情绪，如文中最后一段“我回过头，长长弯弯的地铁通道里，水泥和瓷砖都沉默着，空空荡荡的风吹过来，一个人也没有，我站了一会儿，也走了”。一种空灵的感觉，犹如电影镜头般的呈现，具有很强的画面感。

人民和警察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这种“鱼水之情”，谱写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赞歌，也谱写了人民警察牺牲奉献的壮歌。袁瑰秋《这方水土这个人：人民警察黎宗权》就是这样的一部聚焦基层普通民警、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大特写”，写出了个平凡警察的不平凡的短暂的英雄人生。

《这方水土这个人：人民警察黎宗权》的主角黎宗权，出生于广东湛江吴川一个名叫梅菪头村荔枝园的贫穷人家。在这方叫梅菪的土地上，黎宗权最终选择人民警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从入警校的第一天就开始追寻英雄的步伐，习得警魂，铸定铁肩，直至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45岁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民，凸显了人民警察的英雄本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袁瑰秋娓娓道来波澜不惊的叙述中，我慢慢走进了一个人民警察的内心世界，看到动情处不禁潸然泪下。浅水是吴川市最偏远的乡镇，一度曾成为本书的主人公黎宗权同事们心中“偏僻和放逐的代名词”。2008年至2013年，黎宗权在这里担任派出所所长，一待就是6年。从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黎宗权主动选择来到了穷乡僻壤，有人佩服，也有人嘲笑，还有人怀疑：“他也干不久，他一个机关下去的书生，怎么搞得掂浅水那么‘水深火热’的地方？”黎宗权就是这么一个倔强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任凭黄沙漫漫，山路崎岖，我是决意要走完的……我决心要在浅水扎根下去，十年磨一剑，为老百姓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事情。”黎宗权是一个“吃脑子”的人，从不说过头话、做过分事，做人热情但不奉迎、不攀附，做事主动但不高调、不张扬，他不是在日常中说漂亮话，现实生活中他给了浅水人民一个生动而具体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红井”故事，那是1931年发生在江西瑞金。在浅水，自从黎宗权来了之后，也有了一口关于水井的故事。新官上任的黎宗权一到浅水，就发现浅水镇居民因江水污染面临没有自来水喝的困境。他就自己拿着铁锹在派出所门前空地上挖了一口水井，解决了附近居民饮水的困难。接着，他又在派出所大门前种上了五棵桂花树。于是，浅水派出所门前“五株桂树一口井”就演泽成为黎宗权“权为民用”的宣言：“我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这不正是人民警察与人民“鱼水之情”的真实写照吗？当黎宗权离开的时候，人民群众就把这口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叫作“宗权井”，这是致敬，是怀念，也是纪念。

“浅水其实很深还很甜。”这是生活的味道，也是人生的哲理。2004年的那个时候，浅水的许多“五保户”、精神病人、残疾人，因为行动不便没有申办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难以正常享受国家给予的有关福利待遇。黎宗权就把摄影师请到浅水，和自己一起跋山涉水，一路泥泞满身泥巴，给困难家庭挨家挨户逐一拍照，终于彻底解决了这道难题。从此，浅水的村干部和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泥（黎）所长”。为了写好黎宗权在浅水的故事，作家袁瑰秋追寻这位“泥所长的”足迹，来到了一个名叫邹村的山村里，给我们讲述了黎宗权帮助贫困农民周日生和残疾人妻子李金凤的故事。为了让这一家七八口人落户，黎宗权搞群众调查、跑户政部门，又带着镇上的照相师傅给一家人照相，不仅补办了老两口的结婚证，还给全家办理了身份证，一家人从此真正过上了国家“公民”的日子。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人民警察的形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像这样的小故事，书中还有很多很多，如今都已成为黎宗权在浅水在湛江的美丽传说了。

《这方水土这个人：人民警察黎宗权》是一部传记体的报告文学。从文学创作角度，如何做好黎宗权这样一个名不见传的角色，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既要遵循真实性原则，不胡编乱造，还必须写出动人的情节和感人的细节，让英雄在书中“复活”。有人说，报告文学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显然，仅仅带着感情去采访创作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统一。毫无疑问，袁瑰秋为了写好黎宗权，在这“四力”上花了不少工夫，走遍了黎宗权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采访了与黎宗权有过工作和情感交集的人们，还深层阅读了黎宗权生前的日记、诗集和微信朋友圈，做到了调查深入、讲述浅出，让阅读这部作品的人，收获感动同时也收获了对生活和对人生的启迪，可谓是对英雄人物的本真叙述。袁瑰秋采访不仅是扎实的，也鲜明地带着女性作家的细腻、温柔和体贴。在这部书中，袁瑰秋不仅深情讲述了英雄的美丽爱情和美满婚姻，还收入了英雄妻子陈卓虹亲笔为丈夫绘制的工作、生活等数十幅素描、水彩画，在令人为英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的同时，也给人带来别具一格的诗情画意。

其实，报告文学是一个有难度的写作文体。真人真事当然不好写，有许多你想不到和想得到的东西从中碍手碍脚。虚构的人物就好办得多。在我看来，写英雄人物也不仅仅是为了写一个“好人”，写一部好人好事那是新闻记者要做的事情。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引导人们在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中，对生存意义的自我发现、自我认知、自我确证，并发现、认知和确证他者和世界，进而从物质世界跃升至精神境界的文化之旅。这是我对文学的定义，我相信也是我们写报告文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当然，这也是我阅读袁瑰秋《这方水土这个人：人民警察黎宗权》的思考和收获。

袁瑰秋《这方水土这个人：人民警察黎宗权》 本色·本心·本真 □丁晓平